

《妙法蓮華經·序品》講記（之七）

佛現瑞相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「是時天雨曼陀羅華、摩訶曼陀羅華、

曼殊沙華、摩訶曼殊沙華。」

「是時」者，就是佛入三昧之後，住三昧中，天就雨花。這個「天」不是天人的天，也不是天人上面宮殿所在地點的天。那是什麼天呢？這是天空的「天」，即是指上方，就如現在的人常常有講及的飛機在天空中如何如何，是指這種天。這個「天」字，在我們中國人來講，是非常活動的，今日也叫今天，下雨的時候叫做雨天，太陽出來叫熱天或叫晴天。這種種的名稱，就不是講天人的天，也不是天空的天。不過，這裡講的，確實是講虛空。

這裡的「雨華」的「雨」字讀「遇」音，不讀「下雨」的「雨」音；讀「遇」音，是表示上空灑下華雨。天空灑下什麼都可以，灑下雪就是雨雪，灑下什麼就講雨什麼，即是上空落下就讀「遇」音。

「曼陀羅」是天華的名字，這天花的名字漢譯是適意，意思是說，看見這種華的人，他的心意就不同，即是此華能令他歡喜，即使他原先不歡喜都自然能令他歡喜，所以叫做適意華。

天華也有這種作用，但現在不是講天華，只是名字叫做天華，它是佛的神通華。它也是菩薩神通華嗎？我們無須講菩薩的神通華，這裡講佛明明入三昧，雨花、動地、放光都是佛的神通，難道四種華就不是佛的神通，要扯到別處講？這樣不可以。我們只可講屬於佛的神通就算了。

空中散下的華有大、小兩樣，小的華並沒有叫做小，而叫做「曼陀羅」；大的華也沒有叫做大，而叫做「摩訶曼陀羅」，「摩訶」即是大，大曼陀羅華，看這華的形狀是很大。

經文敘述是分前後來講，其實是同時，同一時間，大大小小的華在虛空中灑下來，非常之濃厚，並非疏疏落落的一、兩朵；就算是很多朵華，若太過疏落，又不足以引起人們的悅意心。「曼陀羅華、摩訶曼陀羅華」這兩種華，其實是一類的華。

還有一種叫「曼殊沙華、摩訶曼殊沙華」。「曼殊沙華」就是柔軟華。如此說來，莫非曼陀羅華是很硬的嗎？這又不是說此華很硬，而是天人的四種華，分開四種講法。現在雖然不是天人的華，但類同天人的華，也有四種名字——

適意華、大適意華、柔軟華、大柔軟華。還有沒有其他的華呢？或者也會有，未必只有四種華那樣死板。

「而散佛上，及諸大眾。」

佛就是釋迦佛，沒有其他佛在這裡。「散」即是在上方灑下來。平常也有講天人散華，天人散華如同現在所散華差不多，也是這樣灑落。

現在講「散佛上，及諸大眾」，是什麼意思？經文又沒有講是什麼意思。如果講到平常天人散華，是志在供養佛，供養大眾菩薩、聲聞。現在有沒有這樣供養？說有也可以講得過去。這些華供養佛、菩薩、阿羅漢，其實凡夫等人也在這裡，都受到這些華的供養。

（有人或會認為）：這樣似乎不合理。為什麼呢？佛不會散華供養凡夫，也不會散華供養諸菩薩及阿羅漢等人呀。

其實，此事不同於凡夫供佛，這是一種奇怪的現相。散華落在你身上，你身上覺得有花，眼又見到有華，或者還聞到香。這種奇怪的現狀，這些人就莫名其妙，法會中八萬菩薩裡面或許有人能知道。

「普佛世界，六種震動。」

這又是一種瑞相。「普佛」者，十方世界。十方世界震動，這裡的人未必通通見到、知道，但佛可以令你見，令你知。

為何事驚動十方世界都震動起來呢？這個問題很大，就是志在要那些有緣眾生，知道這裡將講《法華經》。這要有緣才可以知道，無緣就不能知。

這裡大地震動，六種震動不同於平常的震動，平常也會有震動，但沒有這麼明顯。這震動的六種相即是動、起、湧、震、吼、擊。這六相有聲有色，聲者，就是吼，擊也屬於聲；起和湧屬於形。佛現這六種相，即是表示佛的神通力大，世界本來是最堅固、最穩定，佛都可以搖動它；就等於水一樣，起大波浪，都會亂拋動。如果這樣講，那些人、鬼、畜等看見豈不是會大恐怖？

其實他們都不會恐怖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知道是佛神通力所作，怎會怕大地同沉，何須恐怖！六種震動不是令人恐怖，是而令人喜歡，亦是瑞相之一；雨花也是瑞相之一。

下面所講最重要的就是放光照於東方一萬八千世界，什麼都通通見到，這個瑞相就更加重要。然後敘述各人對於雨華、動地的怪相，生一種喜歡心，仰望佛。

「爾時會中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天、龍、夜叉、

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非人，及諸

小王、轉輪聖王，是諸大眾得未曾有，歡喜合掌，一心觀佛。」

法會中四眾，前面有提及，這裡又重提。前面所講的八部，只講了六部，這裡就全列舉八部。前面簡略了夜叉和摩睺羅伽，現在已經補充說出來，包括「人非人」等，通通講到。

法會裡有人，有不是人，這裡通通都有講。還有一層講法，前面所講了四眾八部，除了四眾八部之外，還有很多人不在四眾中，還有許多非人不在八部中。是什麼眾生不在八部中？

不在八部中就算了，你又問他們是什麼，怎知道他們是什麼，他們都在這裡。前面所講的國王，只有阿闍世王與眷屬。在這裡講就不只阿闍世王，還說「及諸小王」。這「諸小王」，即是各種國王，有大國的國王，有小國的國王。雖然是有大、小國，但對於轉輪聖王來講，通通叫做小國，故名謂之小王。

轉輪聖王在這裡講是金輪王，其實有四種轉輪王，前文都沒有提及轉輪王，現在又補充說有轉輪王在法會裡。後來舍利弗三請佛說一乘法，也有講及轉輪王，他說：「又諸萬億國，轉輪聖王至。」

「是諸大眾，得未曾有」，看見雨華、動地，喜歡萬分。「得未曾有」是講喜歡，當然是從前也未曾有這麼歡喜，從前或見過雨華、動地之事，但所見並不隆重，現在就覺得比從前隆重很多，故叫做「得未曾有」。大眾喜喜歡歡合掌，還有一點期望，期望佛讓大眾看更多的好境界。於是，大眾很留心，「一心觀佛」，連眼都不眨，心中沒有別的思想分心，大眾都是一條心。此心平常是不能集中歸一，總之是多心，想這樣、想那樣。現在大眾被法會的境界搖動了各種心，都無心顧及其他，只有歡喜，再期望一定會有什麼更特別的境界讓大家看一看。

在這裡本來應該有一個思疑心，思疑心者，佛何故入三昧？在三昧中現此神通怪相，引起我們這麼歡喜？此事一定有，但我們不知道，所以叫做思疑心。等到佛放光照東方以後，那些人看到，然後才思疑。其實在前面有前面一段的思疑，放光以後，就是放光以後的一段思疑，可見佛所作是有作用的，但經文沒有講，現在就講佛放光。

「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，照東方萬八千世界，

靡不周徧，下至阿鼻地獄，上至阿迦尼吒天。」

「爾時」者，就是雨華、動地未有停止之時，華依然這樣散下，地依然這

樣震動。何時停止呢？經文又沒有講何時停止，單看「爾時」二字，就可知道未有停止。

（有人或會以為）：不會這樣的，一定是停止之後，才講「爾時」。

如果是這樣講，就應該在地動之後佛放眉間光，才可以這樣講；但經文沒有這樣就說「爾時」，即是那個時候，「佛放眉間白毫相光」。「眉間」即是兩眉之中間有一個相，那個相叫做白毫相，此相是三十二相之一。還有三十一個相，經文沒有講，只講佛的眉間白毫相。我們平常人講這個「毫」字，本來是毫毛的毫，是細毛；但這裡講的不是細毛，其實是白色的粗毛。有多粗？有多長？往昔也有講，悉達多太子出世時已經有此相，這白毫卷起來就不覺得很大很長，卷起來在眉心，如果用手去拉長也可以，長度有一丈，他在小孩子的時候已有一丈長，這就不是毫毛那樣細，它是白色的，成佛時就有一丈五，又長了五尺，這是原有之相。

現在講放眉間光，講「放光」者，是對常光來說，佛身有常光，平常各方有一丈光。如果是放光，就難講了，都不知佛光照到多遠多闊，佛放光是放大奇光，怎樣大呢？是照於東方一「萬八千世界，靡不周徧，下至阿鼻地獄，上至色界頂」，這就算是大了。還有更大的嗎？這就不一定了，現在這樣講，當然是這樣大。

佛放光何以不照向西方、南方、北方，單單是講東方？此事就要問佛了，如果說一定是有意的，那就是模仿日月燈明佛，日月燈明佛就是這樣的。釋迦佛也要模仿其他佛的事蹟嗎？本來釋迦佛就不須模仿日月燈明佛的事蹟，現在是為了大眾，又令文殊菩薩容易回答大眾的疑惑，是有這種作用。

佛光照向東方，就見到一萬八千世界。世界即是三千大千世界，是一個佛國土。「靡不周徧」，即是無不周徧，處處都徧及，即是佛光普照。這裡所講的普照，未算是十方世界普照，只是講東方如是眾多世界普照。

「下至阿鼻地獄」，「阿鼻地獄」是地下最深的地方，現在是講依報，未講正報，正報是地獄的眾生。地獄有多種，唯有阿鼻地獄最低層，最大罪的眾生在其中受報，即是苦惱最甚。本來平常沒有佛光，就不能令我們人、天看見，你有天眼都看不見地獄；現在佛光令我們見到，是佛加庇令我們見到，是佛神通力令我們見到。

「上至阿迦尼吒天」，這是色界最高的地方，譯作色究竟，色界之究竟天；有相謂之色，色界最高處就謂之究竟。

無色界就不講了，因為無色界沒有宮殿、沒有身量、沒有什麼物質。既然沒有身量、沒有宮殿、沒有物質，即是什麼也沒有，何以又稱他們為天？

那是因為他們在三界之中還佔一界。無色界有四種天，所謂空無邊處天、識無邊處天、無所有處天、非想非非想處天；有層數，當然有人。講沒有宮殿是可以，但人是有的。

（有人或會認為）：無色界是無色，既然無色就沒有人。

我們又不可以這樣講。眾生裡面，有色有無色、有想有無想、非有想非無

想，如是等種種差別，各有業報不同。無色界的眾生修禪定之緣故，修空無邊處的禪定，就生空無邊處天；修識無邊處定，就生識無邊處天；修無所有處定，就生無所有處天；修非想非非想定，就生非想非非想天。這種天人，有些厭惡色界不自在，色界有色相、有障礙，而他們要灑脫。何以他們又不學那些阿羅漢超脫世間？因為他們又未能做到，他們仍然是世間凡夫。所以現在就不講他們這一種眾生，只講色界就算了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
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